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二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四

起永始四年盡穀和元年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永始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夏大旱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梁王立驕恣無度立梁孝王武入世孫也至一日十一犯法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梁相名禹有司案

驗因發其與姑園子姦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書

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爲之

是

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萑之言

應劭曰中萑村萑在堂之中也師古

曰萑謂舍之

交債材木也存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案

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彊劾立

傅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舉斷獄無益於治道汗蠆宗室

蠆音

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

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

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乃

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

言何爲而自發舒於內亂之事

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

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

躡尋者謂躡其失言之後而尋其內亂之迹也

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

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著明也效驗也

明其事之不然具有證據也失誤謂或入人罪或失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

廣公族附疏之德附疏者使疏屬親附也為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

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是歲司隸校尉蜀郡何武為京兆尹武

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其為楚內

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兩龔謂龔勝龔舍兩唐謂唐林唐尊皆薦之朝廷其為勅

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武廉得

其罪聖懼自免去後為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

子賓客為羣盜捕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

死自是後聖始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王商復爲大司馬

衛將軍

商去年以病免今復位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夏四月丁酉無

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耀耀如雨自晡及昏而止

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

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

五徵卽沒純之八庶徵曰雨曰

鳴曰寒曰

燠曰風也百姓壽考符瑞竝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鄉

洪範之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風爲咎徵著明也天見妖孽竝見

咎徵以明著人君之過也師古曰鄉與尤同尤過也

妖孽竝見

洪範五行傳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

譏僮孳臻終不改

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

如魯哀公大天

此天地之常經

百王之所向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

入世高惠文

當陽數之標準

孟康曰

未季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遭无妄之卦

也應助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

運所望也萬物無所望于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販易之无

妄謂直百六之災隄隄九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

有隄者則前元之奇氣也師古曰直謂也凡預達曰凡水旱之歲

歷運有常按律歷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

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歲有陽九

謂早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

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喪入之數矣四百八十歲有陽

九謂早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

謂早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入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

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早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入八六

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入五十六相并爲一千二百歲于易七八不

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

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

災歲兩個陰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

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管矣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

所以正出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此

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

年之災 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

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

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圍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閉之處

孔通達曰有番曰有端曰圍圍闕大同蕃謂是月則者城養禽

豫之處謂者種菜地甲之患毛晃曰苑亦以養禽獸直曰街曲曰巷

微舒崔杼之亂陳靈公淫於皇姬數如其宰良卿之子微舒病

數如崔氏杼伏甲殺之車並見左傳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竝

此指帝微行將有微舒崔杼之禍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

憂臣丞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期萌然後變見於上可

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顯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媿

顯宴飲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

朝覲法驚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山飲食臣妾之

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

三者謂饑行
崇飲好色也

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

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

永書曰
謀臣舉

兵以火角爲期蓋言已有其萌而期至於興發也

傳曰饑而不損茲謂秦厥咎亡

師古曰
共乾傳

之辭余按五行志蓋
京房易傳之辭也

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

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

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救勸耕

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壘校尉劉向

武帝置
中壘校

尉掌北軍壘門之內又外
掌西城八校尉之首也

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

師古曰事見
虞書益稷篇

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

尚書無逸篇周公戒成王
曰毋若殷王紂之迷亂亂

於酒

德哉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陸

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師古曰從隱
公元年至哀

公十四年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己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朔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四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甯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

建始三年十二月甲戌朔
河平元年四月癸亥朔

年八月乙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年七月辛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

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聖人所以斷疑也又不復此數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

辰星當見

於四仲出於四孟爲妖

太白經天而行

太白陰星出東清未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

無雲而雷

枉矢夜光

流星蛇行不正爲枉矢有聲爲天狗無聲爲枉矢

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

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於大角大角以亡

大角

天王坐席也四李而伏不見故曰大角以亡

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孝惠時有雨血日

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

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爲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

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

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

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

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

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變星李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設義書曰俾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入謂召然終不能用也考異日向傳云星續不能已上此奏按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食入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今年也胡旦亦載之三年余按對向傳若以星寺東井為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岷山崩為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十歲開日入食為據則上奏當在去年然向言日食之變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以班書考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則一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歲一食而食又至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則又非年而食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志書食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酉晦則凡九日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晦則未及一拜而食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

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奉二歲六月而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
之耳自建始三年至今年以紀考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
其差異又未
有所折衷也 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

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咸免見上卷不當蒙

方正舉備內朝臣孟康曰內朝中朝也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

至六百石爲外朝官也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以王商爲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

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據孫寶傳占

民所假少府賦澤略皆開墾古曰墾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

舊爲陳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爲
草田占云 上書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詔償其直立貴

取其直一億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

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爲大司馬騎驃將軍考異曰荀紀云

十一月成紀云

十二月按是歲十一月甲子朔無乙未辛亥庚申荀紀誤今按考
異又有魏雄待詔一條注云雄傳云車騎將軍王首奇其文雅薦
雄待詔按雄自序云上方部嗣甘泉奉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
甘泉賦其寸二月奏羽獵賦事在今年時王首卒已久蓋王根也
胡旦遂誤以爲曲陽侯云余按曲陽侯卽王根也王首則封安陽侯云
先是寶以明經爲郡吏御史

大夫張忠辟之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侍寶自劾去忠
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爲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
之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
今兩府高士佸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
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
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
屈身屈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慚上書薦
寶明經實直宜備近臣爲議郎累遷丞相司直 特進安昌侯張

禹請平陵肥牛亭地

師古曰肥牛亭名

欲以治塋冢曲陽侯根爭以爲此

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地上不從卒以賜禹

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

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

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

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宏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

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

冢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

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

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

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

漢書卷之九十四

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

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

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漢書張禹傳喜作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

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

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元帝

為槐里令坐論石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

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師古曰尚方少斷佞臣

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

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

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

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鞫之以旌直臣雲少好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業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帝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議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挂五鹿君音音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至是廷辱張禹幾陷大戮雲自是遂不復求仕常居鄠田音音時乘牛車過諸生諸生皆敬爭爲相雲往見

之宜備賓主禮因畱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畱我東閣

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雲教授諸

生必擇人而後受年七十餘終于家 匈奴搜詣單于將入朝未

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且音訓平聲以張知牙斯為

左賢王 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

前所道尚未效張晏曰謂太后言班侍中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詳見上卷永始二年富平侯反復

來其能默乎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引

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祿大夫班伯為水衡都尉竝侍中皆

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

游宴復修經習之業上為太子時好經書及即位幸酒樂宴樂今出放等復修經書業太后甚悅

是歲左將軍辛慶忌卒慶忌字子真武賢之子也為人質行正

直仁勇得眾心通於兵事自雲中太守徵爲光祿勳丞相司直何武薦其行義峭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宜在爪牙之位以備不虞乃拜爲左將軍慶忌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鄒人王翦潁陽人漢興郁郅王國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辛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尚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子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

存耳

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譏耶巴郡譙元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
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允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咏眾多之福
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愛幸用於所感曲
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
竊懷憂國不忘須臾上不省納

庚元延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既祭行游龍門

師古曰龍門山在
今蒲州龍門縣北

登歷觀

晉灼曰歷觀在河東蒲
阪縣師古曰歷山上有

觀

陟西岳而歸

師古曰西
岳華山也

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爲王

廣陵
孝王

前厲王胥之子也元帝初元二年封博子意孫護人
崇無後今立守以紹封考異曰竹紀守作憲今從漢書

初烏孫

小昆彌安日爲降民所殺諸翎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

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

陽朔中會宗復爲西域都護

按尉兵運康居降者不遂勒乏與詔以駭論拜金賊太守以高免故曰故金賊太守

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

昆彌

考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爲安日弟段會宗傳以爲兄字誤耳

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雖

粟靡勇健末振將恐爲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粟靡漢

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係伊秩靡爲大昆

彌

公主謂遠主解憂也公主之孫於維粟靡爲季父

久之大昆彌餽餒難栖殺末振將安

日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

己校尉諸國兵卽誅末振將太子番邱

番音

會宗恐大兵入烏孫

驚番邱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餘徑至昆

彌所在召番邱責以末振將之罪卽手劔擊殺番邱官屬以下驚

恐馳歸小昆彌安犁彌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

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懸棗街

宛王事見二十一卷武帝

太初三年郅支事見二十九卷武帝建昭三年

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

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郅支曰豫告昆彌逃匿之

爲大罪

謂豫以誅番邱之事告昆彌昆彌以叔姪之情必使番邱逃匿漢欲誅之而昆彌匿之則於漢爲有大罪也卽

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

若飲食之而使之斃死則于骨肉爲傷恩

故不先告昆彌以下

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

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爲堅守都尉

烏孫有大將都尉各一人以難栖能爲難栗靡復堅守臣節

異於諸朝矣故以堅守二字寵之

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兒殺狀奪金印紫綬更

與銅墨云

宣帝甘露三年大祿大監賜金印紫綬

末振將弟卑爰寔本共謀殺大昆

彌將眾八萬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

卑爰寔自此強其後都護孫建義殺

之○意

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會宗凡五使西域

音制

西域諸國莫不敬其威信明年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

國爲發喪立祠焉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甯歲

兩昆彌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

時康居復遣子侍漢

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今復遣

子入侍

貢獻都護郭舜上言

此時郭舜爲都護平帝元始開張建始爲都護

本匈奴盛時非

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

言匈奴之盛弱不繫二國

之類

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

三國謂匈奴烏孫康居

亦相候司

司當作伺

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

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

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

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合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

省以夸務國

師古曰言故不省有視漢使也

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

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閔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不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絕

辛亥元延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

地理志岷山在蜀郡岷山道西嶽外禹貢所謂岷山

蜀江卽此山也水經注曰岷山卽嶺山水曰瀆水亦曰汶阜山在岷道散外江水所導也大江泉源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水百數殆未流鶻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西懸天彭關亦謂之天谷天彭山兩山相對其高若闕謂之大彭門江水自此以上至葭蕩所開其源濫觴者也漢元延中岷山崩江水三日不流卽其處也

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

周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師古曰三川涇洛渭也洛卽漆沮

也余按密王時有是

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

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

天文志房南四星曰攝提官左角觀右

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晉天文志參十星於辰

在中至辰者至大火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也辰在卯
如治日字星尾長及攝星大角始時於參至辰也○約音博 殆
必亡矣 徵廣漢太守孫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
常稱疾不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交日設酒食妻子相對
文求累爲掾進兄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留文東部督郵入見勅
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詎有其
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
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不立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
尉滄于長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王音意又與紅陽侯王立
有隙自恐見危時滄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
以穉季爲托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
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如此竟戴吏民

未敢誣明府也卽舍穉季而聽他人眾口誼譁終身自墮寶曰受
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窵舍後墻爲小戶但持鉏
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
願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卽不更心但更門
戶適取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
寶爲京兆三歲京師稱之 二月丙午封道于長爲定陵侯 三
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入南山西自褒斜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余按自秦川遂南
山通漢中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徑五百里
東至宏農長安南山連延東至宏農
今商鞅二州之山皆是也南岐漢中張羅罔罝罟罝罟
罝兔罟也
罝罟車大網也○捕熊羆禽獸熊似豕而大黑色熊似熊黃
白色被髮人立而絕有力 載以
檻車輸之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
中有射熊館 以罔爲周防李奇曰防遮
禽獸罔障也

○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成紀元

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黃腸宮賜從官胡旦用之按楊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宮校獵當在今年紀因去年冬有羽獵事致此誤耳

元延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中山王興定陶王欣

皆來朝興帝少弟欣帝弟定陶其王康之子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

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

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

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轎

係解賜食於君前禮主於飲食而獨後又致飽而止皆非敬也及起而拜皆驕係解而不知是皆不能執禮帝由此

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惟二人於帝爲至

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傅太后元帝傅昭儀定陶其王母也私賂遺趙皇

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
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爲嗣帝亦自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
之時年十七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隕石於關東二

書關東當作都關師
古曰都關山陽之縣

王根薦谷永徵入爲大司農

自北地太守徵入 永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
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爲大司農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卽時

免

故事公卿病輒賜告上以
其黨於王氏故卽時免

數月卒

永始元延開上怠於政貴

賤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納亡命長安中姦猾浸多閭

里少年萃輩殺吏受賊報仇

味音求

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

吏黑者斫文吏

斫音作

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

橫道枹鼓不絕乃以尹賞爲長安令賞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

數丈致令辟爲郭

令辟縣也○令辟首於壁廡者六專

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

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納虎穴中百人爲懼覆以大石數日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速寺門桓東桓東表也親戚號哭道路歔歎長安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賞所置皆其魁竈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結願自改者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嗜姦惡甚於凡吏視事數月盜賊屏迹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 上以皇后昭儀及大司馬崇騎

將軍王根皆勸立定陶王爲嗣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尙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兄終弟及

殷自外丙仲壬至於盤庚率多兄弟

代立而尙書無文光所引蓋今文尙書也

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宜爲嗣上以中

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

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

萬戶以慰其意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

大鴻臚守者權

守也

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官臣願且得

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廟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孔

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而以何武爲御史大夫 初元帝時詔

求殷後殷後已分散爲十餘姓

殷子姓也其後爲宋爲孔爲華爲戴爲桓爲向爲蔡等姓

推求

其嫡不能得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

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以上承其王者之

始祖春秋之議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

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

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

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孔子曰邱般人也先師所傳宜以孔子

世爲湯後至是梅福復申其議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

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上從之封孔吉

爲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爲公地各百里 上行幸

雍祠五時 初何武之爲廷尉也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

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

將軍官

武帝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今置大司馬金印紫綬前官

根不復領票騎將軍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汜鄉侯

武封汜鄉侯在潁川不其縣○汜音凡皆增奉如丞相如范曰律大司馬大將軍與丞

其四萬也以備三公而罷廢御史大夫官先是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

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

曰朝夕烏烏忽去而不來者數月長老咸異之未幾而御史府廢

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 匈奴車耳單于死弟囊知可斯

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爲左賢王興爲右

賢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

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地之斗由入漢界者也直當也生奇材箭竿鷲羽

鷲大鷲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爲箭翎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黑也多力所謂卓鵬是也○鷲首就鷲首獨鷲首靈如得之於

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

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卽但以上指曉藩令從

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

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

候望久勞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番和是爲三都尉單于宜上書獻

此地直斷割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

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

單于盡善計耳單于曰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按後漢書匈奴有溫偶駱王珠山

然銘曰：以擊鼓血尸逐以焚燔意溫偶即溫。未曉其形狀。

所生請遣使問之。

形狀謂地形之夷險可對與不可對之狀也。藩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生草木鳥獸爲用者。

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

呼韓邪傳具長子復株累。

復株累傳其弟狐蘇樓，蘇樓又傳其弟。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

單于名囊知牙斯，王莽專政，其慕中國，不巳。問溫偶，驂王匈奴。

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林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

遷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藩擅稱詔。

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

余按是年後至明年哀帝即位，大赦又明年改元，赦詔云更大赦二。

以此知夏侯藩再使匈奴，必在建平初。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冬十月。

甲寅，王根病免。

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

按禮父祖以上正統。

相傳爲大宗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嗣者爲小宗，定陶王以帝弟之子入奉大宗後，義不得復顧定陶其王親也。○爾音媛。十。

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

楚孝王曾宣帝之子

太子議欲謝少傅周崇

以爲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大傅趙元以爲當謝太子

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尙書劾奏元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

傅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爲太子詔傅太后

丁姬自居定陶國邸

丁姬事定陶共王實生太子

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

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

漢

稱太后爲陛下後世多稱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

殿下惟臨朝乃稱陛下

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

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衛尉侍中涓子長有

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淫

於聲色許后姊嬖爲龍雜思侯夫人

龍雜思侯韓寶增子也

嬖音靡寡居長與

嬖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

許后廢徙昭靈宮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

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

因嬖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

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爲白上立爲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

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

政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

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問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

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

衣冠當時士大夫及貴游子弟

也其言其罪過根怒曰卽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

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

長定賁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

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

疑爲長毀潛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
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遣立因上封事爲長求雪曰陛下既托文

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他計

師古曰言不
宜遣長就國

於是天子疑焉下有

司按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遣長繫

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官謀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獄

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

長母若歸王太后姊故姑獲
郡元城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復劾奏紅陽侯立

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

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

立善厚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

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才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

尙殘賊酷虐刻苦以立威而無纖介愛利之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遂免博閣官斥感歸故郡咸自知廢錮以憂死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號爲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奏事無不當意方瀆于長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上以方進大臣爲之隱諱方進內慚上疏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業素與長方進不平及長當就國紅陽侯立與業書屬之勿復用前事相侵長旣出關罪復發下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方進奏業受紅陽侯屬請不敬業亦免官就

國補註業素不事權貴故方進恨之

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

自代丙寅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

輔政

補註四父謂鳳向音根

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

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

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

其飾名如此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

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

佐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

春秋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宋之盟楚駕晉而書先晉而池之會吳主會

而書先晉不以卑臨尊也

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

刺史六百石下大夫之秩也

輕重不

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

古制九州一爲畿內八州入伯以統諸侯之國今請

價州牧以應古州伯之制十二月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犍爲郡於水

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剡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

記王制天

子之學曰辟雍鄭元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

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

或曰向設爲難者之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

言而後資釋也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

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

其俎豆管絃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夫小不備而就大不

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

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

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諍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

戮者不絕山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

民漸漬惡俗

漸漬音尖恣

貪饕險誠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敞以

刑罰

殿擊

終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

靡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

師古曰營度地也表立標也

時又有言孔子

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

餘復如故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

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

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

師古曰持謂扶持也謂廷輒不字畢竟是有文持者執而不從之意師古謂

解作扶持佐助畢竟不安

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

歲而王氏代漢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鞏郎既

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

置左右向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喬等竝進對獻賦頌凡

數十篇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靜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積思於

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

爾雅拾遺記云向嘗按書天祿閣假寐時有老人著

黃衣植青藜杖叩關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乃吹其杖端炯然

火出因以照向向與言三代以前興亡之事如目見焉乃說陰陽

運數起滅之狀授向五行洪範之文向製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

而去向問姓名云向是太乙之精主天帝親選入帝開卯金之子

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理之書悉以授之

初蜀人揚雄以郎官給事黃門數爲朝廷及在位者稱其師嚴君平之德朝廷未及用也至是

杜陵李彊出爲益州牧彊素與雄善喜謂之曰吾今可以得君平

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誦也彊心不以爲然

蓋欲以爲從事也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

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卜筮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

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
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
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年九十餘而終

齊治通鑑補

卷三十二

成帝綏和元年

漢紀三十四

五

四

齊治通鑑補卷三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五

起靈和二年盡哀帝
建平元年凡二年

孝宣皇帝下

〔甲〕綏和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月考異曰荀紀云
按天下今本紀

無之故
不取

壬子丞相方進自殺時焚賊守心

心爲祠堂焚賊守心王
者惡之火日焚惑星焚

惑天子理也雖有明天子
必視美或所在見天文志

丞相府議曹平陵李尋奏記方進言應

變之道君侯新自明往者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示

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

提者擡提
也揚眉者

揚其芒

矢貫中

矢枉矢也殺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

狼奮角弓且張

狼一星奮角者有芒

角也狼芒角則盜賊起天

金歷庫土逆度

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太白歷武庫則兵

起土彗星也

輔湛沒火守舍

北斗第四星衛一小星曰輔湛沒火守舍謂焚取守心也

歲之期近在旦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

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賈日加安得徧保斥逐之戮闔府三

百餘人

師古曰三百餘人言丞相之官屬也

惟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

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肥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

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册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竝臻百姓窮困

册即策書也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策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繩之形程大昌演繁露曰策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

長一短兩編下惟用策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曰欲退則以尺一木兩行而練書與策拜異矣○惟音隊又音堆君位尙未忍使尙書令賜君上尊酒卜石養牛一君審處焉

如前日漢

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開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授卽粟也宜爲粟米不當言粟且作酒方進卽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策贈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楹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方進爲人內行修飭事後母以孝聞然其性深刻難犯其爲丞相司直時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勸奏之沒入其車馬後方進挾私恨伺記慶從容言語以詆欺成罪奏免其官後又與司隸校尉涓勳爭論於禮節間方進陰察其過奏斥勳爲昌陵令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及居相位公廉不受請託亦稱名公而峻文深詆所中傷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

立後起十餘年閒至宰相借法以彈威等皆罷退之君子不能無譏焉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忤不貳其命

晏子對齊侯譏諂之禍也杜預曰僭也

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

心之疾實諸股肱何益也

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

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而實股肱何益遂弗禁史記宋景公時災或守心景公憂之司星

子章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各符

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讓民因吾誰為君子章曰天高聽卑君

自仁人之言三災誠空有動藉其災可移仁君猶不忍為況不

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

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寔月大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

是時王莽爲大司馬
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丙戌帝崩於未央宮

臣賈曰帝年二十
卅位卅位二

十六年壽四十五
卅古曰卽位明年乃改元耳
壽四十六

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王衍梁王立

乘朝

衍楚王
立之子

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

光爲丞相已刻侯印誓贊

師古曰誓贊者
古贊贊於策也

昏夜平善卿晨傅袴

欲起因失衣不能言

言衣而失
手緩縱也

晝漏上十刻而崩

司漏之度自晝
漏夜漏是時三

月晝漏五十八刻上
謂漏箭浮而上也

民間譖讒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

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初帝

之世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

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人以飛燕姊妹咬害後宮皇子卒自伏辜

之兆也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
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
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
議可述遵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湛音耽趙氏亂內外家
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
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是日孔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富平侯張放聞帝
崩思慕哭泣而死

荀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皇太后詔南北郊長安如故

永始三年復甘泉泰畤五時
於陰后土祠罷長安南北郊

夏

四月丙午太子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大赦天下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

翕然望至治焉 己卯葬孝成皇帝於延陵

晉書曰自廟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吳

風去長安六十三里考異曰咸紀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四月己卯葬延陵臣瓚曰自廟至葬凡五十四日漢紀乃云三月丙午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按是年三月己卯無兩午四月己亥朔無己卯若依咸紀當云五月己卯葬依尚紀當云閏三月丙午崩二者各有差舛未知孰是按是年間七月不當頓差四月今日尚成紀之文

太皇太后令

傅太后丁姬十日至未央宮百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主太

后宜當何居初傅太后爲婕妤甚有寵爲人有材略善事人至宮

人左右飲酒醉地皆祝延之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

帝之立又有力丞相孔光畏其權謀恐亂與政事不欲益與帝旦

夕相近卽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

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

長安記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余按漢書平帝

后退居桂宮則北宮桂宮自是兩宮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

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

稱太后事見六卷蔡宜立定陶共于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

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尙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

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

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

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 五月丙戌

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

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饗事食邑如長

信宮中宮應劭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姬追尊傅

如長信丁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

父爲崇祖侯丁父爲褒德侯封舅丁明爲陽安侯舅子滿爲平周
侯皇后父晏爲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爲新城侯
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尙書
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
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
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璽景
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
又性不好音六月詔曰惟世俗習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
則下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衛之聲興則淫僻之
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
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

立樂府見十九
卷元符三年

郊祭樂及古

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別屬他官

郊祭樂亦武帝酒令以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嘉

至鼓部擊鼓吹鼓江有鼓淮南鼓巴俞鼓歌鼓楚勝鼓梁皇鼓
臨淮鼓茲加鼓朝賀置酒陳殿上應古兵法凡鼓十二員百二十
八人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北郊用六十七人
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相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祝
員二人聽工以日知律冬夏至一人鐘工磨工鑄工員各一人僕
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等工員三人罷一琴工員五人罷
三柱工員二人罷一繩技工員六人罷四部四會員六十二人罷
一人給事雅樂餘罷張瑟員八人罷一安世樂鼓沛吹鼓族歌鼓
陳吹鼓商樂鼓東海鼓長樂鼓纓樂鼓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
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竿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
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
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
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饒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
九人蔡諷員三人齊諷員六人竿瑟鐘磬員五人皆郊聲可罷帥
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廟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
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
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師古曰茲郊郊助及
別附皆鼓名也柱工主箏瑟之柱首絃琴瑟之弦繩言主利合作
之也纓樂雜樂也桐馬酒以馬乳爲酒撞桐乃成象人若今鼓
頭師子首也幸昭曰善假面者也○郊首方招首趨相音夫撞音

動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瀆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

吏民湛沔自若

沔與沔同

王莽薦中壘校尉劉歆有材行爲侍中稍

遷光祿大夫貴幸

歆正通達原文此下有更名秀三字按歆本傳建平元年方改名秀故去之而仍書歆

上

復令歆典領五經卒父前業

歆父向典校書見三十卷河平三年

歆於是總羣書而

奏其七略有韜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

數略有方技略

師古曰韜略謂羣書之總要輯與集同六藝六經也諸子卽下九流是也詩賦則自屈原荀勗至揚

雄等所作也兵書則權謀技巧形勢陰陽之書也術數則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之書也方技則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之書

也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上云七略而此言凡書六略者除諸子略在下文也

其敘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

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旣徵諸

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讎出竝作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

水滅火而生木木復生火

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弱知究慮以明其

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文與流裔

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

衣之未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

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河間惠王良能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聽服喪

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爲宗室儀表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舌者稅

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用商鞅之

法除井田

事見二卷周顯王十九年

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

地父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輸侈相高邑有人君之

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

更卒
謂給

郡縣一日而更者也正
卒謂給中丞官者也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

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故貧民常衣

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

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

井用法雖難卒行宜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

誦古曰名
田古田也

塞井

兼之路鹽鐵皆歸之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

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卽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聚富

吏民皆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

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

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

據哀帝紀有司條奏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

得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與此少異食貨志亦與

紀同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賣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

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

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

齊三服官及諸減官皆無作雜成之物以輸送也○紅音工

除任子令

及誹謗詆欺法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

免爲庶人益吏二百石以下俸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

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

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竝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可言曾

重怨恚莽復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

馬罷就第

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爲大司馬四月建又曰十月癸酉丹爲大司空又曰太子

太傅師丹爲左將軍五月遷荀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按丹若
以十一月爲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爲司空也七月丁卯
無丁巳年去月
誤荀紀日誤 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

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曲陽侯根安陽侯舜新都侯莽

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戶各有差以莽爲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

如三公又還紅陽侯立於京師

立就國見上卷去年

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

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旣罷退眾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

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

輔政庚午以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封高鄉亭侯

按丹傳及恩澤侯表皆云封高

樂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以光祿勳淮

陽彭宣爲右將軍大司空何武尙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

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古曰傅

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

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

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

楚以子玉輕重

師古曰謂楚殺

子玉而晉

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

秦行千金以閒廉頗

事見五卷周報王五十五年

漢散萬金以疏亞父

事見十卷高帝

三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

用焉 建平侯杜業上書詆曲陽侯根高陽侯辭宣安昌侯張禹

而薦朱博帶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

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樂

五官股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

如舊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云五官視三百百

及根兄子

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義以根書建

社稷之策遣歸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

几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

考異曰尋傳云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按公卿

表傳喜爲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

對曰夫日者眾陽之長

輝光所燭萬里同昏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曖昧無光音暗 谷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

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

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

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

孟康曰暈道背編抱珥虹蜺皆日旁氣也珥形點黑也如道日雄爲虹雌爲蜺

凡氣在房相對爲珥在房如半鏡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
爲鑄鑄映傷也適者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珥音二又音耳
說苑同一音蓋又音
逆鑄音決又音聿

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
逾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惟陛下執乾剛之
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孔母甘言卑辭之託斷
而勿聽勉彊大義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
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桀得
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宐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眾陰之
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品同也言百里內數
度同也千里則當立
表以皮其累萬里則紀
其本所起以考其宿度 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
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

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惟陛下親求賢士無強所惡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而異之令其感強也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尖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其政相留於牽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

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
亂空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
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長皇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
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
早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彗四孟皆出爲易主
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佑陛
下也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皇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
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竊失綱則
涌溢爲敗今汝穎漂漏地理志潁川郡潁水出潁水所出東至沛郡下蔡縣入淮過潁三百五十里
里汝水出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東所至新蔡人淮過潁四行千
三百四十里蒲誌頤水有三源出陽乾山者爲左源出少室山爲
中源出少室與雨水竝爲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臯甫則
前漢書右源

士之屬

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
皇甫士周室女寵之族也

惟陛下留意詩人之意少

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

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

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開者開東地數

震立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固志以用英茂建威以黜姦邪

閉絕私路

拔進英鶴退不任職以強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

師古曰言有欲衝突爲害

者則折

推之木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

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宏等不足言也

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

宏

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尙見輕何況亡宏之屬乎故曰朝廷無人

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

今皆寘滅

寘音田與填同

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

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

而無

限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

爾雅九夷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穎達曰東方曰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

大名

四海之眾不可誣

爾雅九夷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穎達曰東方曰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

萬物所觸地而出夷者解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一曰元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韓五曰鬼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

入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備畏懼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龜巽

四曰跋踵五曰穿胃六曰儻耳七曰狗軀八曰犛犛西方曰狄者風俗通云新代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

云一曰熊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黃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狀者辟也其行邪辟

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種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儒之說略有異同然平當所謂四海之眾但言四

海之內之人耳○既音抵 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

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瀆川澤之分度水勢所

不及

師古曰遺壘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壘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壘殖必計水之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

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

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

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

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召公諫厲王監諉之辭蓋隄防之作

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

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

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

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

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

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

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抵東郡

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

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開

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

地理志黎陽縣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

上碑云黎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

衝者決黎陽遮害亭

遮害亭在淇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又水經註

曰舊有宿胥口河水於此北入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

泛濫葦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

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繫龍門闕伊闕析底柱

破碣石墜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

人功所造謂城郭田廬冢墓也

補註龍門山在平陽府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底柱山在河內府懷慶府

州城東四十里黃河中石形似柱山有三門禹鑿以通河南曰鬼

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

河南河內東郡陳留魏郡平原千乘信都

清河渤海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

凡十郡

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

神謂川
龍之神

入謂居
人也

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

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

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

石隄

地理志淇水出河內共縣北山東至黎陽
入河水經註曰礮苦之枋頭古淇口也

多張水門恐議者

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卜之

如前曰今礮溪口是也言
作水門流水流不爲害也

師古曰礮礮名即水經
所云濟水東過礮礮者

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其今據堅地作石

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

如

日股支別也
如說股當作肢

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

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

此一水
害

行地上溲澗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

此二
害

決溢有

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

此一利

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

此二利

轉漕舟船之便此三

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

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

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

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孔光何武奏迭

毀之次當以時定

自元帝時禹建毀隄之議韋元成匡衡皆踵其說以爲太祖以下五廟其親廟四親盡而迭

毀迄於成帝終莫能定今二府復奏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

皆以爲孝武皇帝雖有功利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

議曰漢興冒頓爲中國害南粵尉佗稱帝故四夷之患無甯歲一

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被其害也孝武皇帝憫中國罷勞乃

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
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
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竝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
酒泉張掖以隔婁羌裂匈奴之右肩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
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又興制度改正朔易服
色立天地之祠定諸侯之制至今累世賴之中興之功未有高焉
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
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天子七廟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宗不在此數
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以七
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詩云蔽

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立

毀立世宗廟見二十四

卷宣帝本始元年

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歌議可

何武後母在蜀郡

武蜀郡縣人

郡音皮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

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歸國武在三公位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與辭宣比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癸酉以師丹爲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習古者諒闇不言

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而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
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
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王邑王邯太皇太后親屬也詔書比下變
勳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
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
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
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
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
下繼體四海安甯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
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
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肅附何患不富貴不

宜倉猝若是其不久長矣

附讀

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

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

傅氏本河內溫人

傅太

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

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爲侍

中其僞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

成帝永始二年

陳湯徙邊曰廿延壽陳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

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

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

師古曰謂改元爲竟甯也余按元紀詔曰匈奴支單于背叛義既伏其辜呼韓

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

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白虎西方之獸

主威武故以爲湯等之應

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

竇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

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
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見
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
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
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拔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
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
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
臧善嗣按云臧
俊猶云臧將也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
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
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
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

於辱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

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初辟宣有弟修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

常從修居官宣爲丞相時修爲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

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修遂

竟服由是兄弟不和及帝卽位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

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

永始二年策免宣詔云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君

無聞焉 故云 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賊

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創謂傷也

會司隸缺况恐咸爲之

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其鼻脣事下有司議况罪御史中丞舉等

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勅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

言以譴毀宣而令明迫切官闕賊傷近臣禮下公門式路馬君之

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況功意俱惡乎況當棄市廷尉直以爲律闕者以刃傷人完爲城旦且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病人之罪同惡不直也以杖及手傷人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瘡者曰疾病遇入不以義爲不直雖見節與歐人罪同○痕者止痛首委又首毀咸願善修而數稱宣惡不可謂直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宜以爵減完爲城旦況乃得減死徙燉煌宜坐免爲庶人

孝哀皇帝上

諱欣定陶共王康之子也成帝立以爲嗣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 臣劾曰論法恭仁短折日

哀 在位六年改元二
建平四年元壽二年

乙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於北地十六 赦天下 司隸校尉解

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

史女史也趙皇后傳宮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

后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遺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

元年宮有身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舍

師古曰乳產也

有婢六人中黃

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與掖庭獄丞籍武曰

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

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藏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

師古曰意言後是天子兒耳

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武對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柰

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卽因客奏封事

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與武曰今

夜漏上五刻持兒翼中黃門王舜奮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

武書意何如曰惶也

惶音惶直脫貌

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

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官婢張乘爲乳母

官婢蓋以罪沒

入掖庭男爲官奴女爲官婢都元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

官爲奴其少才卽以爲奚令之侍史官婢或謂之奚官女 後三

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

書子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蹏書曰赫

音闕歸小 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

薄紙也 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此髮類孝元皇

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爲圭頭者是也○額即額字 今兒安在危殺之矣補誌危殆也疑

慮之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棄所養兒師古曰棄謂張奐也 十一日

官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耶余謂宮長者蓋老於宮中諸女

御因稱之爲宮長猶三番諸郎謂久次者謂郎署長也前持詔記此以詔書背之與記有以異乎曰有詔記手記也後世謂之手記

光武所謂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手記出于上手詔書則下爲之以璽爲信 不知所置許美人元延二年

懷子十一月乳昭儀謂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

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慙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

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可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帝曰今故

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

爲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

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中黃門鞠

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羣僂設飾室簾南去

飾室室之以金玉爲飾者昭陽舍是

也師古曰簾戶簾也

帝與昭儀坐使御者于客子解餽緘未已帝使客子及

御者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使緘封篋及詔

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

屏處有避

藏處人所不見者

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元延二年五月

故掖庭令吾邱遵

吾音

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

可與語者猶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

敢乎

是宗謂成帝道自以無子故無所歸體武有子恐禍及則不敢言先此體之辭

事皆在今年四月丙

辰赦令前

由此數之元甲二年四月丙辰赦令前有赦矣而成帝紀中竟遺之

掖庭中御幸生子者

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食嗜錢

不足與計事

王根時爲票騎將軍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既而遵病困又謂武

曰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汝不能獨爲也慎詎臣謹按永光三年男

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所不

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趙昭儀傾聖亂朝親滅繼嗣

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追近帷幄天下寒心

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

侯訴皆爲庶人

訴聽子也

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

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

歷謂王季知適

謂知其當遂循固讓委身吳越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

崇聖嗣

聖嗣謂文王

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

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

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

國

末晚

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嗜欲無極少主幼弱則

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

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

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

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

愚臣謂解光等也金匱晉書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

又不知推演

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汗先帝傾惑之過

成結寵妾如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

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眾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眾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卽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托後之意也蓋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惟陛下省察帝亦以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 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死祿大夫劉歆與父向始皆治易宣帝時

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巳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聞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今尙書皆列於學官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竇讓之曰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

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遺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晉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警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

甚憫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于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也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

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

尙書本有百篇而當時之人謂則以初出二十八篇爲已備謂

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

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

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

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可試假以不誦

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

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

所考視其古文傳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

之于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

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義

雖相反猶竝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劾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劾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劾由是忤執政大臣爲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劾因更名秀以讓書言劉秀清爲天子故也秋九月甲辰隕石於虞地志志虞縣屬梁國耶中令洽娶原父曰按此時無耶中令

○洽音零

黃門耶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

宜復引定陶赫國之名以冠大城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

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

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最官也

又宜爲其皇立廟京師

止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旨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丞

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

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

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竝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

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

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降父之義尊父母也

引禮記喪服小記之言古者祭祀必有尸

服以生時之服事亡如事存也鄭元曰祭以天子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木無爵不敢以己爵加之嫌于卑之

爲人後

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

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其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其皇長

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

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其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

於京師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

禮太祖以下親廟四親盡而迭毀臣劾曰

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

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大宗後尙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

子母也明繼嗣不復顧其私祖母此皆親盡當毀之義也師古曰

信前日中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

尊厚其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

今以錢易之

貝海介蟲也居陵名賁在水名贗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而行錢其後漢王莽以龜貝爲貨蓋

祖也說也碑雅二爲友貝二爲朋貝中肉加斜斗而有首尾貝

之字從目從入言貝目之所背也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倣與世易
夏言氏以元貝使人以紫石孔穎達曰爾雅貝房陸李在水蠃大
者觥小者蠃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元貝胎貝黑色者餘

紙黃白文餘泉自黃文白質黃文也詩成只錦馬紫貝也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也妃博而韻中虞兩頭銳極大而險顯小而情情狹而長○贖音檢蠅音含墀音皮或音素或音泥影音積蚩音並蚩音巴懸音倪蚩音窘情安一管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

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

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

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

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欽欲上

書音林曰朱姓也○快音桂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漸

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漢三公府皆有主簿錄自漏泄事傳文籍也以版書之漏泄

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眾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

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誤迷國師古曰誤詐也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

爲君恥之以君嘗托傳位未忍考於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

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

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者師古曰黃者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盡

更生黃者也耆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

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使奉朝

請惟陛下裁覽眾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

關內侯上用杜業之言召見朱博起家復爲光祿大夫朱博免官見上卷成

帝綏和元年按杜業傳帝初卽位業上書言王世世權日久前宣張禹或亂物且而尊朱博遷京兆尹冬十月

壬午以博爲大司空 中山王箕子幼有奇病箕子中山王箕子之病也

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解釋除也講祠以除災也

輒得求曰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續漢志常侍謁者主殿上時節威儀此六百石

給事賜青四百石灌鬪者郎中比三百石掌賓贊由素有狂易病
受事及上尊報問中郎鬪者益自灌鬪者郎中也
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由恐

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竝事元帝
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元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

立治之

續漢志中宮謁者令主代中尊宦者爲之

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治馮太后

女弟習及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弑上立中山王

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

當熊事見二十九卷

元帝建昭元年

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

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

吏何用知之欲

陷我效也

師古曰效徵驗也

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及夫子

按馮昭儀

傳習夫及子出

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凡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參

馮太后少弟學通尚書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可觀行又

勅飾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綏和中以列侯奉朝請五侯
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
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竝列宜少屈節卑禮
示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
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恆操至是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
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
見先人於地下耳

班固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剛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
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
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
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

弟亦云悲矣

司隸孫寶奏請覆治馮氏獄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搃挾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尙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燉煌魚澤障候

師占曰燉

障候

障候本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冀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

復官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三終

真帝建平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三終